

共匪對非洲外交活動之挫敗

張棟材

一 共匪當前之活動重點

共匪之如何積極從事對非洲外交活動，單從匪僞總理周恩來在一年半以來竟連續三次前往非洲訪問的行動上，就可得到充分的實證。不過，關於共匪的外交活動，是很難以自由世界通常對「外交」一詞的溫和看法來作解釋，因為共匪的外交活動只是一種掩飾，它所用的手段方式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標，勿寧說都是屬於進行滲透顛覆的陰謀作業。

共匪在對外活動中，最初將非洲和亞洲並列而論，後來則又增入「拉丁美洲」，製出了簡稱「亞非拉」的怪術語，且更編造出所謂「中間地帶」理論的名稱，來強調它以此三大地區為其主要爭取對象。事實上，共匪所施行的若干蠱惑，在此三大地區亦確已獲得某種收穫，特別是在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赤流最薄弱地區的非洲，更成為共匪所選擇的外交活動集中點，如自法國承認共匪後，非洲之法語國家即續有與共匪建交者，現合計非洲與共匪有外交關係的已有阿聯（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蘇丹、幾內亞、迦納、馬利、索馬利亞、烏干達、肯亞、突尼西亞、坦桑尼亞、剛果（布）、中非、桑比亞、達荷美、塞內加爾、茅利塔尼亞等十八國，殆已佔非洲新獨立國家全數之大半。

無可否認的，今日之非洲衆多新獲獨立國家與尙待獨立的地區，都有長

期經過英、法、比、葡等白人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悲慘歷史，他們對白人的反感，正是共匪以「同為有色人種」及「共同的歷史遭遇」的偽裝同情，作為最有力的宣傳利用。共匪之能在這方面將所謂「反帝」「反殖民」的煽動逐漸轉移至反美並夾帶着反俄運動，就全靠了這一個地區共同的反白人的感情基礎。

當前共匪對非洲的外交活動重點，係置於下列兩項企圖：

一、反中華民國：盡一切最大的可能籠絡非洲新興國家與其建交，以期藉此打擊中華民國在非洲已有之外交優勢；並謀運用衆多非洲小國之投票權，妄圖在聯合國對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破壞中華民國之法定地位。

二、反美：挑撥種族主義的積怨，唆使非洲黑人發動武裝叛亂，從而有組織的支持共匪所聲援的美國黑人羅拔特·威廉領導之民權運動，對美國內部黑白糾紛導致推波助瀾作用，陷美國於擾攘不安之中。

共匪為求上述企圖得逞，它推向非洲的活動手段方式，便是以大量的金錢武器，誘使對方入彀。在這裏可以引證最近的許多實例來作說明：

一、去年一年中，共匪對非洲諸國之貸款或贈與即達二億美元。此種所謂「經濟援助」在實質上則無異於收買賄賂。其暴露共匪此項內幕者為馬拉威國總理班達，渠於本年二月間曾在西柏林向西德記者指控共匪曾試圖以五千萬美元來「收買他」；繼於七月間更公開透露渠於去年九月間解除數名內

關部長職務，亦因共匪向馬國官員行賄案而起。

二、關於共匪以武器援助非洲動亂地區，在非已為公開之秘密。據葡萄牙亞尼新聞社報導稱：現在的布市剛果已成為共匪向非洲從事武力顛覆的軍火供應站。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至本年二月，已先後有五批來自中共匪區的軍火運抵布市剛果，用以支援雷堡市剛果的叛軍、安哥拉的共黨軍隊。他如肯亞亦曾於本年五月間截獲大批共匪武器，證實了共匪亦以東非之坦桑尼亞為軍火供應站，將武器由肯亞、烏干達偷運至剛果叛軍佔領區。

二 策動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

一九五五年四月間，第一次亞非會議舉行於印尼之萬隆。共匪在該次會議中與八個非洲國家代表接觸，得以開拓向非洲作外交活動的通路。同時，共匪藉該次會議也伴致了其他許多外交成果，提高了它在國際社會中的聲勢。因此，共匪始終不忘情於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尤其是因其一直被摒於聯合國組織之外，更使它急需要有一個正式規模的國際性會議來作示威性外交攻勢的場所。不過，由於蘇俄完全想扶持共匪充當向亞非落後地區擴張勢力角色的做法太顯明，引起了國際間的警戒，結果是在重重阻力下使第二次亞非會議迄未能召開成功，於是才有俄匪不得不另起爐灶，於一九五七年底起草草導演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來應景。這一段經過可以提供以下兩點認識：○共匪的對亞、非外交活動是屬於共匪向俄一面倒範圍內奉命而行的部份，自始即為借重於蘇俄的幕後指引。○蘇俄之能大力培植共匪向非洲發展，係賴舊日共產國際在非洲部署之既有組織。蘇俄此舉動機純為着眼於利用共匪為「有色人種」之條件。

隨着俄匪關係之惡化，共匪為了要與蘇俄爭奪對「世界革命」的領導權，便將亞、非視為禁脔。在去年五月間假迦納舉行的第四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中，俄匪之間已由共謀攫取亞非的合夥人一變而為互相爭奪的敵對者。共匪之能在非洲這一個遼遠地區立足，原得之於蘇俄的一手栽培，如今共匪向蘇俄突樹叛旗，應是蘇俄所始料不及之事。

共匪對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並圖為已運用的夢想，在俄匪對立衝突日趨尖銳化後，則更見濃重。當第一次亞非會議於十年前舉行時，參加者為廿九

共匪對非洲外交活動之挫敗

國，其中廿一個亞洲國家，八個非洲國家。現在非洲獨立國家已增為三十六個，這一個變化，正是共匪極思操縱而看做能袂以對抗蘇俄以及自由世界的政治資本。所以共匪為了要促成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召開，便以遊說非洲國家為首要。蓋共匪認為亞洲的政治形勢已固定化，很難再打開新局面；只有非洲的衆多新獲獨立國家尚在國基未定的階段，易於下手脅迫利誘，使其受己驅策。

周恩來與陳毅兩匪酋曾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六四年初期間先後前往非洲之阿聯、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迦納、馬利、幾內亞、蘇丹、索馬里亞、衣索匹亞等國訪問，在與每一國的會談中，主要內容就是為了商討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周匪此行在大體上是達成了目的，藉「經濟技術合作」名義付出了相當代價換取到這些國家對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同意。

共匪勾結了印尼與其狼狽為奸，打算整個控制第二次亞非會議，由一九六四年四月間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以及本年四月間又在該地舉行的紀念萬隆會議（即第一次亞非會議）十週年慶祝會兩次集會的情況來看，舉凡有關決定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日期、地點、議程和邀請參加國名單諸事，都可尋出受到共匪干預操縱的徵象。就會談地點之阿爾及利亞論，共匪即抱有一種用意，因當阿爾及利亞於一九五八年九月間民族解放陣線成立臨時政府時，共匪是第一個承認者，且其後對其予以實際支援，將當時的阿叛軍政府視為塑造擴大非洲武裝叛亂火種的標本。今天共匪實正謀恃有此段因緣關係擬以阿國為其建立領導非洲民族解放武裝鬥爭的據點。共匪為求阿國與其密切合作，其慣用於非洲的收買賄賂策略，更大肆施展出來，除於去年十月間予阿國以五千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外，還特於本年二月至六月宣佈將一艘一萬二千噸的商船；全部民兵裝備；及四架運輸機贈予班巴拉政府。

三 共匪在對非外交上的挫敗

第二次亞非會議在屆臨召開之時歸於流產，反映出了共匪在對非外交上已開始挫敗。

該項會議原定於本年六月廿九日在阿爾及利爾召開，共匪於事前寄望於此次會議的企圖很大，滿以為從此大可擴展它在亞非的政治影響力，却未料到在六月十九日，阿爾及利亞突發生政變，班貝拉政權被推翻，由前總理鮑米迪組織革命委員會掌握了政權。首先受這一個政變波及的便是第二次亞非會議是否能按期召開問題。

共匪為參加此一會議，曾以周匪恩來、陳匪毅分任正副團長組成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前往，適於阿國政變之日止於開羅。共匪惟恐此一會議不能如期召開，它採取了如下緊急挽救的掙扎：例如①立即承認阿國新政權；②由陳毅、廖承志兩匪赴阿爾及爾鼓動阿國新當局堅持如期召開會議；③周匪恩來在開羅與納塞、蘇加諾、阿育布等會商，主張照預定進行；④請求在英倫出席不列顛國協組織之十四國家領袖協贊而如期與會，其焦急尷尬之醜態畢露，到最後仍終於孤掌難鳴，不得不附和延期舉行的大多數意見。

這次會議的流產，是對共匪對外活動的一大打擊。單就共匪的對非外交來說，這是一項考驗，可以證出共匪已開始遇到挫敗的現實答覆：

第一、阿聯納塞在周匪要求如期召開會議時，初出以婉拒態度，其後則公開轉唱反調，並對共匪所懇請一同排斥蘇俄與會事則宣稱「要盡最大努力把會議大門敞開，清除一切阻礙」，可見其並不肯苟同共匪，即對共匪之反美論調，納塞亦存保留立場，決不肯從共匪。

第二、共匪於數年來處心積慮結交坦桑尼亞總統雷尼爾及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在此次共匪急於求取支持之緊要關頭，均毅然拒絕共匪要求，毫不顧及共匪所自詡與彼等之所謂「深厚友誼」。

第三、堅定表示不支持共匪要求如期召開會議的不列顛國協十四個亞非國家中，非洲國家居其九。此外，如肯亞、馬拉威及桑比亞等國更宣佈根本不願參加此一會議。

第四、一般非洲國家之應邀參加此一會議，多係受有共匪小惠而含有極勉強之被制性及敷衍應付作用，且其參加之目的亦決不同於共匪，故一遇阿國政變，即樂於以此為口實予以杯葛。

第五、共匪策動此一會議在六月廿九日召開，係基於乘聯合國大會開幕前裏脊非洲衆多新興小國造成改組或另行成立新聯合國及破壞中華民國在聯

大地位之政治風暴的企圖，現則已因該會議流產而使其企圖化為泡影。

其實，共匪對非外交的挫敗，亦並非僅由此次會議之流產突然而生。共匪顯然是蔽於過份的自信心而忽視了非洲事先對它發生的反對與斥責的警告信號，也無視了今日非洲已不容許共匪以暴力革命的符咒徒事煽惑的客觀環境。譬如說：蒲隆地會於實際接觸中體認到共匪的真面目，於本年一月間斷然宣佈與共匪絕交，且立即驅逐匪外交人員離境；非馬聯盟十四國中之馬拉加西、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奈及爾、上伏塔、達荷美、多哥等十一國都會聲明不屑於參加為共匪所左右的第二次亞非會議；若干非洲國家領袖如雷市剛果總理卓姆貝、象牙海岸總統胡福保尼、尼日總統哈曼尼等均再三揭露共匪對非洲的危害罪行；特別是周匪恩來於本年六月初的訪非之行，原擬作一連串的訪問旅行俾直至六月底逕赴阿爾及爾出席亞非會議，結果却是四處碰壁，只能訪問了坦桑尼亞而被迫提前折返匪區，這都是非洲國家已形唾棄共匪的具體表現。

其次再就共匪向非洲所煽惑的有關民族解放的暴力革命一套濫調，也已失去了往日的誘發力。理由很簡單：絕大多數殖民地都獲得獨立，自然會由民族獨立鬥爭進入國家建設階段。這些國家所期待的是早日成為現代化國家，其對來自歐美國家以至共產集團之蘇俄的經濟技術援助，遠較共匪所叫囂強制接受的反帝反殖民統一戰線為重要。

第二次亞非會議雖預定於本年十一月五日在原地點召開，共匪也一再自我解嘲地宣稱此一會議僅是延期舉行而不是流產，並認稱係受帝國主義國家之破壞所致。實則該項會議究是否能召開成功，尙難以預料，共匪所挑起的紛擾如反對蘇俄參加以及排斥越南、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出席，即為最大的難題，足以使會議陷於僵局或解體。而共匪所反對的蘇俄，却在非洲也有經付出大量代價而取得的支持者，如北非之突尼西亞、摩洛哥、以至阿爾及利亞均在內政問題中必須接受蘇俄的軍事援助，自可斷言其不會置本身利益於不顧而捨俄就匪。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共匪對於今日非洲現實形勢味於理解，它一味主觀逞強的妄舉將仍繼續重演，它的對非外交活動也將招來更多的挫敗。

四 結語——展望共匪對非動向

自第二次亞非會議未能照共匪所期望的於六月下旬召開而歸於流會之後，共匪的對非外交活動，實際上已處於走投無路的孤立苦境。因共匪爲了要使該會議如期召開，立即承認阿爾及利亞由鮑米迪發動政變奪取到手的新政權，對其以往那樣全力勾結的被推倒的班貝拉未敢作絲毫的「道義」支持，（例如承認最低限度亦應在時間上稍作靜觀），這種只顧個身自私自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徑，已相當引起了若干親匪國家當政者的寒心與不滿，於是便形成了暗自與匪疏遠的傾向。而且非洲國家的特徵是地壤相接，相互的感染力強，容易產生連鎖反應。如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在以往原是追隨共匪的，當去年五月間舉行第四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時，尙會發表抄襲共匪論調的演說稱解決越局之先決條件爲美軍撤退，但在本年四月間却在「不結盟十七國家呼籲和平解決越局的建議書簽名」；繼對共匪千方百計堅持如期召開亞非會議時亦毫不支持，這種已敢於與匪公開對立的表現，便使得幾內亞、馬利等親匪國家都同時表示了對匪的冷淡態度。

共匪現對非洲之外交活動，正集中於如何策劃於十一月間召開亞非會議，以求通過該項會議打開孤立苦境，再繼續推行如本文上述「當前之活動重點」一節中所列陰謀。因此，我們推論共匪對非洲之未來動向，仍應注視共匪所打算運用的亞非會議將作何種發展。

首先是第二次亞非會議能否於十一月初如期召開，仍然大有問題。原因是：○阿爾及利亞新政權的穩定性，尙屬疑問。支持班貝拉的地下勢力難免不又在會期前出以破壞性的示威行動。○原預定於九月間在迦納舉行之非洲統一組織（O.A.U.）會議，不顧阿爾及利亞新政權之反對，已決定延至十月下旬舉行。該會議不僅將減低亞非會議之聲價，且因迦、阿兩國已爲此不和，行將蔓延爲非洲國家之內部分裂而導致亞非會議再度流產。○邀請蘇俄、南韓、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參加會議迄受共匪及印尼反對；而共匪力主邀請之越共等又爲多數國家所堅拒，若雙方均不肯讓步，即可使會議陷於停頓。○印巴戰爭及印尼政變相續而起，這些紛擾已使許多亞非國家望而却步。

其次再論及亞非會議如一旦舉行，是否對共匪有利或無利的問題。該項

共匪對非洲外交活動之挫敗

會議若完全爲共匪所操縱，自可產生有利於共匪的結果。但事實上是不可能如此的，此已見上述。單就在未來會議中將付諸討論的假定議題來看，共匪所要遭遇到的就有：世界和平與裁軍、禁止核子試爆及核武器、對國際紛爭須放棄行使武力、加強聯合國、和平共存……等問題，與共匪一向之立場根本相反，必然地會迫使共匪益處於孤立地位。

最近共匪在發表歪曲抗日戰爭史實的幾篇文章中，曾強調「槍桿子出政權」「戰爭改造世界」，將非洲和亞洲、拉丁美洲等落後地區並列爲世界觀點的「世界鄉村」，用以包圍北美和西歐等工業發達地區的「世界城市」。共匪提出「赤化世界」的辦法是：以「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加緊向亞、非、拉丁美洲從事滲透，利用「人民戰爭」奪取政權。

這是等於共匪在對亞、非、拉丁美洲外交活動中如何進行煽動各國追隨其好戰政策以遂行其野心的自我暴露，故今後共匪對自由世界防禦最薄弱地區非洲的外交攻勢，決不會因受到種種挫敗而罷手。可以預見的，它將仍在大量金錢武器誘使對方入彀的以外交爲掩飾之謀略下，作反中華民國、反美兩項重點企圖的活動。

更正啓事

本刊第四卷第十一期「一九六四年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一文，引用資料，有部份錯誤，特更正如下：

- 一、四十二頁下欄「糖」，第十二行「日產糖二百五十萬噸之糖廠」，萬字應刪去。
- 二、同欄第十五行，「可產甜菜六千五百噸」，甜菜下應加「糖」字。
- 三、四十三頁上欄第七行、第八行「二千七百萬噸」，「二千二百四十萬噸」應爲「二百七十萬噸」，「二百二十萬噸」。
- 四、四十四頁上欄「石油」第三行「蒲隆地」係「婆羅乃」之誤。
- 五、同頁下欄第十六行「兩廠可出產一千零五十噸」應爲「一千零五十萬噸」。
- 六、四十五頁下欄「建築材料業」第三行「日本水泥產量二百七十四萬噸」，應爲「二千七百四十萬噸」。